

## 《宋史·忠义传》中的滕茂实

杨博文

《宋史》研究中，对于忠臣义士的评论，目前来说，往往只注重几个为社会上所熟知的并时常谈论到的，如杨业、宗泽、岳飞等等的一些武将，或因受小说或其他的影响。其实，有宋一代的忠臣义士，尤其是从宣和至绍兴时，比比皆是，远不只几个如小说上所说的一些武将，只不过不被人们所注意，或因史载的纪传简约，如《忠义传》（四）中的滕茂实使金的经过、详实情况，就是其中一例，使英名侠骨不显，实属憾事。

滕茂实的忠义爱国和高昂的民族气节，虽于《宋史》的《忠义传》（四），有所著录，但语焉不详。兹录于下：

滕茂实字秀颖，杭州临安人，<sup>①</sup>登政和八年进士。靖康元（公元一一二六）年，以工部员外郎假工部侍郎<sup>②</sup>，副路允迪出使，为金人所留。时茂实兄筠通判代州，已先降金。粘罕素闻茂实名，乃迁之代州，又自京师取其弟华实同居，以慰其意。

钦宗自离都城，旧臣无敢候问起居者。茂实闻钦宗将至，即自为哀词<sup>③</sup>，且策“宋而此种终身服徭役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是显著的存在着的，因此“役”的称呼也就不可避免地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。

第二，这个时期由于战乱的频繁，人口大为减少，对劳动力的争夺也愈见严重。兵、吏等专籍的出现就是朝廷籍以控制人口，不让他们流入豪强手中的办法，而控制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把他们当作劳动力使用，以供剥削和奴役，于是一部分兵和低级的吏身份不断降低，成了国家直接奴役的劳动生产者，即使是用以作战的兵士也常常当作劳动力使用。这样“力”就成了他们身份的标志。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称作吏力、兵力、公力、事力等等，或简称力。当然，那些出卖劳动力的人被称作佣力、工力也就很自然了。

第三，豪强大族势力在该时期趋向鼎盛。他们与皇室朝廷之间不断冲突和平衡的结果之一，就形成了一又一个分割奴役人丁户口的制度。从魏晋时的领兵、荫客制，到后来的给力、给役、送故、食干等制，无不体现了这一点。既然“力入私门”、“皆是私役”反映了这些制度的实质，那么“力”、“役”等字眼泛滥于这些制度的内容中，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① 《齐东野语》卷一滕茂实条为“吴”人。

② 《齐东野语》卷一。《宋史文苑英华》卷三九并作“太学正兼明堂司学”。

③ 见《齐东野语》卷一。

工部侍郎滕茂实墓”九字，取奉使黄幡裹之，以授其友人朔宁府司理董说。钦宗及郊，茂实具冠愤迎谒，拜伏号泣。金人谕之曰：“国破主迁，所以留公，盖将大用”。迨令易服，茂实拒不从，见者堕泪，茂实请从旧主俱行，金人不许，忧愤成疾，卒云中。”

聊聊贰百余言，使人迷罔不明者，滕茂实的忠义事迹何在？尤其没有说明他的使金原因和“使命”是什么？如何与敌人进行舌战？及为何将他系之于雁门而不使他归宋？凡此种种，传文均缺乏明确的交待。原来元人托克托修《元史》时，主要是根据宋人原有旧本记载编纂而成，所以对宋统治者的对外屈辱投降，对内严厉镇压人民的一切，均采用曲折隐晦的语言予以回护<sup>①</sup>，象滕茂实的使金，只记其大概，就是一例。现将滕茂实的使金经过和真实情况，试论之以补辍史实。

## 二

宋徽宗赵佶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，当时尚在壮年，而所以突然让位于赵桓，是处于无可奈何之际，其主要症结，无非是与金国的外交上失算，以至成了致命的打击。

金人原系游牧的女真人，本受契丹人的严厉管制和残酷剥削。世居混同江之东，长白山鸭绿江之原，契丹郡律阿保机并吞北方三十六蕃，此其一也。后因避辽主宗真的讳，更名为女直。所以女真人一直经受契丹人的压迫和虐待，如“银牌天使<sup>②</sup>至女真，每夕必欲荐枕者，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，以未出适女待之。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，恃大国使命，惟择好妇人<sup>③</sup>。”如此民族压迫，难怪女真举族浸忿而抗辽。但女真人却自宋建国以来，于建隆至开宝，几乎年年从海上来朝贡<sup>④</sup>。以后仍保持良好的贸易和关系，常从其国的苏州<sup>⑤</sup>泛海至登州贩卖马匹。而关系的恶化，自“海上盟约”的齟齬开始，两国关系日趋恶化。

金国的建立者阿骨打，名旻，自幼好弓矢而善射，其父劼里钵临死前谓“惟此子足了契丹事”<sup>⑥</sup>，后辽命为详稳。辽天庆四（公元一一一四）年秋九月起兵反辽，冬十月就克宁江州。明年春正月（宋政和五年），建立金国，都于会宁。至宣和七年灭掉辽国，前后仅不到十年时间，已成大业，其成功之速，实属罕见，考其原因，女真人“俗本鸷劲，人多沉雄，兄弟子姓，才皆良将，部落保伍，技皆锐兵。是故将勇而志一，兵精而力齐，一旦奋起，变弱为强，以寡制众，用是道也<sup>⑦</sup>。”

政和七年秋七月，有汉人高药师，曹孝才，及僧郎荣等人率其亲属老幼二百余人，用大舟浮海，欲到高丽去避乱，被风漂泊，却从贩马旧道飘到驼基岛，见登州守臣王师中，言说金国的建立和反抗辽国，并屡败辽军，今其师已过辽河之西，辽的灭亡，已迫在眉睫，恐怕旦夕的事了。王师中奏于朝廷，徽宗见奏，令蔡京、童贯计议。蔡、童辈本是阿庚奉承之徒，好大喜功，向以个人利益为重，不计国家利害关系，竟异想天开地乘机收复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，坐收渔利。于是遣童贯副郑允中使辽，窥视虚实，恰巧遇见燕京人叫马植的，因在其国犯罪，想投奔归宋，“植本涉猎书传，有辩才，能文辞，长于智数”<sup>⑧</sup>。他见到童

① 赵冀《二十二史札记》卷二三。

② “银牌天使”持有银牌使者，见王易《重编燕北录》。

③ 《松漠纪闻》。

④ 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四》。

⑤ 今辽宁沈阳宁海县。

⑥ 《金史·太祖纪》。

⑦ 《金史》卷四四《兵制》。

⑧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。

贯，献上取燕的计划和策略。童贯被他说得心动，并约他归宋后从长计议。后马植几次书上奏平燕的计策给徽宗，主要说“云中是根本，燕蓟为枝叶，先分兵挠燕蓟而后重兵夺取云中”等等。深深迎合徽宗和蔡京、童贯的意度，徽宗在欣喜之余，还特赐他名为赵良嗣。加以雄州的和说，也揣知朝廷有攻取幽燕的意思，用厚赂结纳北方豪杰，收得燕山地图献给朝廷，同时中山守臣张杲，及高阳关安抚吴玠，也奉上燕、云地图。于是在政和七年十二月，遣登州防御使马政为使，由登州海道出发，正式聘于金国，订立盟约，两国夹攻辽国，辽亡后，我取石晋时陷入契丹，燕、云十四州地。这是闻名历史的“海上之盟”。

约成后，蔡京等宰辅大臣，既不积极整军作好夹攻辽国的战争准备，反而以“为国兴利，备兵兴支用，仍行香茶盐矾等法，令州县立递年租额，以最殿考尝罚，守令奉行，罔敢少息。又有和籴、均籴、对籴以备军食，累年于兹，民力遂耗，所在商人卖法，重获厚利，朝廷籴本原降州县输纳者，实未尝得悉，为官吏所有，天下多故，京实启之<sup>①</sup>。”并在江南仍行扰民尤甚的“花石纲”，对人民的剥削更为厉害。所以当时太宰郑居中、知枢密院事邓洵武等已提出对“海上盟约”的不同意见，及“财用匱乏，民力殫敝”等等，面责蔡京、童贯误国。但徽宗和大臣们却等闲视之，还一再频遣马政、呼延庆及赵良嗣使金，谋求盟约、和议、定疆界等，直至国破。金主曾以试探性的所谓手札付赵良嗣，并曰：“本国兵径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，南朔兵自雄州趋北沟夹攻<sup>②</sup>。”约定金取中京，宋取燕京，增岁币三十万，还誓言：“不如约，地不可得”的要挟。良嗣坚持燕京一带，则连西京，金主因不明宋的力量，不得不答应良嗣的要求。但此后，金招降纳叛，又用降将耶律余覩谋，连战连捷，即破中京，又引兵趋松亭关，因与宋有约在先，各不过关，所以引兵由西而过。辽主天祚被迫已逃至云中，又入天德军，趋渔阳岭，窜入夹山了。

宣和四年，金人照会宋军夹攻，徽宗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、蔡攸为副使，屯兵于边境，以应金军，并揭榜招谕燕京的军民立功自效。更进军雄州，命都统制种师道分道进兵。但其裨将杨可世前军却被辽军击败在兰沟甸，种师道进兵白沟，也被辽将萧干等掩击，不战而还。西路将辛兴宗又战败于范村。六月，种师道败保雄州，辽人追击到城下。徽宗闻诸道兵皆为辽人所败，害怕得很，也懊悔对辽的用兵，遂命“班师”。但少师王黼以为“若不取燕、云，女真必强，中原故地，不复为我所有”。劝帝伺机再行用兵于辽。七月，王黼闻辽燕王耶律淳死，复命童贯、蔡攸整兵以进，又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，议两道进兵。会金人来议师期，加以辽将郭药师等以涿、易二州来降。十月，刘延庆与郭药师统兵出雄州，师次涿州，郭药师与高世宣、杨可世等袭燕。辽将萧干赶来援救，战于城中，药师等屡败，甚至弃马抛戈缒城而出，死伤甚重。自刘延庆芦沟河烧营夜遁，众军皆溃<sup>③</sup>。熙丰以来所储军实殆尽，退保雄州<sup>④</sup>。燕人知宋军的作战无能，将宋军的弱点在金人面前彻底暴露无遗了。

宋军两次攻燕均遭挫败，而燕地最后反被金人所得。虽金人得之而仍归还宋有，但仅仅只燕京六州二十四县，与宋金原约应归还“石晋时陷入旧地包括山前山后十四州”不相符合。于是再遣赵良嗣使金交涉，并提出奢求，索取营、平、滦三州之地。金主不但不允所请，

① 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。

② 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九三。

③ 《宋史》卷二二徽宗四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三五七刘延庆传。

仍只允许燕京六州之地归还外，还提出增加岁输银绢各二十万两匹，另新加所谓“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的新约。此约成立后，才开始燕京的交割，而金人却把人、物、财抢劫一空，宋以岁币百万缗之数，只换得一座空城，并且埋下了两国间战争的不可避免的祸因。

### 三

宣和七年七月，金人擒获辽主天祚，辽亡。从此，把侵犯矛头全转向宋皇朝，宋廷君臣尚在醉生梦死之中。九月后，粘罕开始率军南犯。南侵前，先后连遣三次使臣，来往于二国之间，名为聘使向宋廷报获辽主，实系窥探进军路途的间谍。此后才分兵二路南下，其一由王子翰离不为帅寇燕山。其时在燕的降将及常胜军因受张觉事的处置不妥而解体<sup>①</sup>，燕山守将郭药师叛降金，燕山诸郡遂皆陷落，至此河北诸郡已无力拒金，所以河北已非宋室所有了。另一路以国相粘罕为帅，寇河东诸郡，宋将李嗣本叛，忻、代诸郡失守，遂围太原。败报纷至，朝廷震惊，但仍不思抵抗良策，却千方百计谋求苟且偷安。于是遣李鄴使金议和，又召天下勤王师保卫京师，且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，更准备船只运财物宝货东下。

时童贯刚从太原逃回开封，正当徽宗南郊毕，闻金人已破燕山，车驾亟回禁中，召宰臣议传位内禅。所以钦宗在匆促间即于十二月二十三即位，至明年改元靖康元年。钦宗称帝后，在靖康元年正月三日，即颁发文告，声言：“朕以金国渝盟，药师叛命，侵轶边鄙，劫掠吏民。虽在纘承之初，敢忘付托之重，事非获已，师实有名，已戒六师，躬行天讨。将士锐于敌忾，梦卜肇于袭祥。庶宁帮国之虞，克绍祖宗之烈，应亲征合行事件，令有司并依真宗皇帝幸澶渊故事，疾速检举施行。”<sup>②</sup>说明这仓促的内禅原因，主要是对付金人的南侵。但从其诏书中的语气看来，似乎象有心振邦救国的有为之君，抱有宏图。但当一闻金人破相州、浚州，威武军梁方平溃师，焚河桥而遁逃，河北河东路军闻灌军马望风而溃散，及金人济河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至六日，方全军渡毕，才闻开封等的警报，就象丧魂落魄的惊弓之鸟一样，弄得手足无措。如果当时君臣同心同德，互不猜疑，决意坚守，保卫开封，尚可挽回危局。如金兵初到京师西北的牟驼岗，得天驷监马二万匹，奋力攻西水门，大船数十艘，沿汴河顺流而下，其势甚锐。李纲督军亲自临阵指挥，还募得敢死士卒二千人布列拐子弩，候金兵大船到来，即用长钩摘住，投向岸上而碎之<sup>③</sup>。使翰离不知城守有备，非能急攻可得，乃退兵。惜乎当翰离不兵临城下，身为太上皇的徽宗连夜出通津门逃奔南京，宰执大臣除李纲主张固守外，其余的多请钦宗也南奔以避金兵锋刃。虽钦宗不愿离开京城，但仍想用割地纳岁币来求得苟安，只李纲反对和议，并将两军形势之对比告钦宗。时钦宗在慌忙中问计李纲，纲曰：“今日之计，当整军马，团结民心，相与坚守，以待勤王之师”。<sup>④</sup>而朝廷大臣，不以国计民生着想，还各以私忿互相攻讦。后来李纲的主张为种师道等及各路勤王武将所拥护，更讽以唐玄宗听到潼关失守就逃往四川，使长安沦落的教训，其原因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。但钦宗还在犹豫两持，存微幸之心。又因李纲数次击退金人进犯，勤王之师云集，迫使翰离不遣使随李鄴来议和，还花言巧语地言其出师南来，因徽宗渝盟。今闻内禅

① 张觉原系辽辽兴军节度副使，入金为南京留守，后叛金投宋，为蔡宁军节度使。因兵败奔燕京，金人索觉，宣抚王安中遂杀觉，函其首送金。燕京降将及常胜军皆泣下，为之解体。参见《宋史》卷四七二张觉传。

② 《靖康要录》卷一。

③ 《靖康传信录》卷一。

④ 《宋史》卷三五八《李纲传》。

⑤ 《靖康传信录》卷一。



不得宋之财宝，又不得三镇土地，于是大怒，令缚三人至而大骂，并欲杀之。路允迪叩头哀求，请罪不迭，竟不能措一词以答复。茂实至，却从容严词抗言曰：“送三镇地图者，为三使臣职也，割三镇土地者，守臣职也。图不至责使臣，地不至责守臣。三镇地图一纸可袖，土地重且大未易交割，且使臣奉朝命送地图，非送地方也。今三镇地不得于守臣，而欲杀使臣，杀之可矣，何以骂耶？”<sup>①</sup>粘罕素闻滕茂实的名，想他替金国效劳，乃系允迪、茂实二人于代州狱中。

半月后，路允迪因贿赂粘罕的左右求归获准，并许归朝后当与李邦彦等谋献三镇土地。滕茂实仍被扣于代州。在路允迪将归时，茂实曾命其苍头滕遼奉家书随路允迪归宋，对遼曰：“从路大人归，毋留此，死亦无益也。我服朝命，不敢侥幸取辱，此身已置于死生度外矣，但愁老母在堂，不能承朝夕供菽水之欢，为天下罪人耳。”但其仆却拖着茂实的足而大哭，并涕愿与主人同受苦难生死之厄。<sup>②</sup>粘罕闻滕茂实之名，想他替金国效劳，乃系允迪、茂实二人于代州狱中。

半月后，路允迪因贿赂粘罕的左右求归获准，并许归朝后当与李邦彦等谋献三镇土地。滕茂实仍被扣于代州。在路允迪将归时，茂实曾命其苍头滕遼奉家书随路允迪归宋，对遼曰：“从路大人归，毋留此，死亦无益也。我服朝命，不敢侥幸取辱，此身已置于死生度外矣，但愁老母在堂，不能承朝夕供菽水之欢，为天下罪人耳。”但其仆却拖着茂实的足而大哭，并涕愿与主人同受苦难生死之厄。<sup>②</sup>粘罕闻滕茂实之名，想他替金国效劳，乃系允迪、茂实二人于代州狱中。

①②④ 顾沅《吴郡名贤图赞》。

③ 宋史·忠义传·四滕茂实。

④ 宋史·忠义传·四滕茂实。

⑤ 宋史·忠义传·四滕茂实。